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四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一二期 ——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211a)

---

【史海钩沉】我向周总理汇报“九一三”飞机失事	孙一先
【文献资料】王申酉日记摘抄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七）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wz@cnd.org](mailto:hw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我向周总理汇报“九一三”飞机失事

孙一先

◇ 领受任务

1971年9月17日7时10分，我们从失事现场回到了乌兰巴托。

返抵使馆，许（文益）大使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去打电话，向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做了汇报。打完电话，许大使讲国内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详细汇报，越快越好。许大使同党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安排回国探亲的蒙文翻译贺喜与我同行，并要小刘连夜打照会，给我和贺喜（对外已转成使馆工作人员）办理签证。没想到我们二人的签证，18日上午送去蒙古外交部领事司，下午就办回来了。看来他们已猜到我国回国干什么。

19日上午，收到国内发来的几个指示，其中一个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我和小王驱车到乌市周围去转了一圈，特意根据使馆司机提供的线索，到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看看蒙军的防空导弹阵地。看到发射架装上了防空导弹，旁边的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转个不停。回到市区，注意观察来来往往的苏联军用汽车，似比往常有所增加。乌兰花

北山上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开足马力，昼夜转个不停。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乌兰花一条街，入夜后灯火一片通明，直至深夜。

列车20日9时28分离开乌兰巴托，我看到铁路两旁的苏联军事基地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离乌市70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50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上，已不像过去看到的无事闲逛和午间足球赛的苏军大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说明都加满了油。离乌市100公里（铁路里程）的巴彦机场，飞机不断起降，空中一个个编队飞过。而且，拉出机窝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我心里想，中国和蒙古之间现在没有什么紧张局势，只不过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失事坠毁，这也值得驻蒙苏军来凑热闹吗？

深夜11时45分，列车开进我国边城二连。边防检查站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把我接至他的办公室。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说：“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无怪乎蒙古境内苏军活动异常，难道真的同失事飞机有联系？

清晨6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嘈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古的集宁车站。我掀开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

#### ◇ 约法三章

9月21日下午3时29分，国际列车准时抵达北京站，停靠在1号站台。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和秘书王万慧，我以为他们是来接什么重要人物，上去打招呼后就东张西望寻找接我和小贺的人。王秘书上来把我拉到符主任面前，符低声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外交部招待所。”我解释说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小贺，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古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叮嘱他关于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前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之后，就让中建公司对外局的人把他接走了。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主任让我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资料和现场拍摄的胶卷，统统交给王万慧，并交代王马上把这些东西带回部里，文件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保存，胶卷交给孙秀娟冲洗，然后对我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同时对我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到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失事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

当夜11时30分有人敲门，是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癯、神采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她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及我带回来的有关资料递给我。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我感到他们似乎在用暗藏的检测器检验我的文件包。王海容向他们做了说明，我们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 ◇ 向周总理汇报

王海容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

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坐在正面中间的沙发椅上的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得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亲切地说：“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身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示意我坐在他左边的藤编沙发椅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作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椅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面色一沉，浓眉猛然一蹙，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主任，总理随即转向符更严厉地问了一遍。符浩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总理说：“那也不行，飞机摔掉了他总知道吧。”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立即说：“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说完就到另外一个房间打电话去了。

总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后来知道当时林彪的心腹干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处置。9月14日，驻蒙古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离开使馆前得知有一架中国的喷气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他到了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这个消息。这当然是一件大事，王站长立即把这消息向内蒙古军区报告，然后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北京军区及总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这个干部所在的单位将其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26人谁也不许扩散。当然总理这个指示也传达到二连边防站，无怪乎我回国路经二连时，王站长不敢询问蒙古境内的情况。

总理问过我的个人情况以后，要我开始汇报。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碗热汤面劝总理吃一些，说从早晨一直还没有吃过东西呢。总理说现在顾不上，听完汇报再吃吧。

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

“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现场位置图。”我说着就跟着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地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观看。我指着地图上标出的红圈，讲苏布拉嘎盆地（失事所在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次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

“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回答说在图的右下角。

“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地图上的位置。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这时，已是9月22日凌晨1点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仔细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

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

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说：“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沓放着，还不时地在有的照片后面用铅笔做了注记。我拿起一张照片，汇报说这是飞机上一床标有P L A字样的小型毛毯，估计缩写字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总理点头说：“对，是巴航。”我当时理解是这架飞机去过巴基斯坦，后来才知道这架飞机与其他几架“三叉戟”飞机一起是从巴基斯坦买回来的。

#### ◇ 总理的关注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接近22日凌晨2点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具具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一沓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难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书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问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回来？我说视察现场前，双方达成协议，现场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后一并移交。总理的口吻严厉而带焦躁，批评说：“对国家机密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应当誓死保卫嘛！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看到国家机密处于危险之中，应该不应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我屏息听着，想解释一下我曾让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员阻止，但没敢开口。我感到汗颜和后悔，如果当场察看时顺手装到兜里，蒙方人员也不敢搜身索要。等到总理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继续讲这个小册子，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沓上。

总理为什么如此关注飞机上是否有机密文件呢？后来才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决定外逃前，早已把国家高度机密文件，装满了整整一架直升机，在三叉戟256号专机从海关机场起飞后，它也从京郊沙河机场向蒙古方向飞去。但是，这架直升机9月13日晨被迫降在北京附近的怀柔县境内，文件没有受到损失。然而，叶群在北戴河还保有一套中央和军委的绝密文件，有没有带走呢？他们叛逃以后才发现，叶群专用的小轿车的后备箱里，摆着一个装满文件的皮箱，只是因为奔往海关机场时十分仓皇，没有来得及把这辆车同时开去。那么，他们随身带没带机密文件呢？谁也不清楚，因为时间刚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门来不及彻底清查核对。“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

们”，而我在视察现场时，囿于“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坠毁”的概念，把重点放在失事飞机上，对文字材料察看追究不够。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是22日凌晨3点多钟，总理指着我对外交部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

王海容带我在厅旁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鸡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王海容亲切地说：“怎么样？累了，饿了吧？快吃一点，不够吃可以向服务员再要。”吃了夜宵，王海容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两份《纪要》稿子各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亲自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

□ 摘自《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作者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任驻蒙使馆秘书，被派到坠机现场，并参加了中蒙谈判。  
~~~~~

【文献资料】

王申酉日记摘抄

1962·12·13

看了一本“科学家的名人传”，极有体会，大大地促进我对科学的热爱以及自然科学上奋斗的决心。

科学家孜孜不倦地个人奋斗着，以极顽强坚毅的辛劳而换取无穷尽的科学成就，一切为了人类的幸福，从而也享受着丰硕的劳动果实（是他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中极小的、有限的一部份）。这种人才是伟大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们将永远被千百世的人类传诵着。虽然随着科学的发现，他们的名字也许要湮没，但是，他们的成就及他们的名字永远在人类发展的高塔下面作着基础。

我非常鄙视投机的政客，我最鄙视用鲜血来擦干晋身路的政客。

我崇拜科学家，我非常崇拜有“个人奋斗”的科学家，我最崇拜在刻苦的环境，在流泥中自拔，永远谦虚、勤奋中培养出天才的科学家。而我便将从这方面永恒的奋斗。

1963·5·4

马列主义越来越穷，修正主义越来越“富”，连牙膏、草纸都凭票，只有我们国家才做得出来。

1963·6·23

我是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但我觉得，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概念已被他们这批野蛮的家伙弄混淆了……他们依照自己的头脑来理解一切东西，又把这些强加于千千万万成万成亿人的身上……

我必须入团，为了更伟大的目标——为人类贡献自己并为自己造福而奋斗。现实，我实在

并不愿损人利己。我希望别人能受到我的益处。我要做一个有功于别人，使别人感激的人。但自己也必须尽可能地创造美好的生活，使一生不至虚度。

1 9 6 3 • 6 • 2 6

我真诚地认为：我对这个上层建筑并不绝望而抱有希望，我真诚地希望应彻底改一下。他们整改的第一步，就是大量开放自由，使人民取得应有的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必要的，但有字号的东西却绝对行不通的……

我特别同意在国家里实行平等，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一切看历史、看经历、简单履历，强调历史、家庭成份……历史是无情的，将无情地碾碎，它毫无情面地考验着一切事物。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有无数东西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也有不少无所事事的东西随时间的过去而悄悄消失，从历史上洗刷掉。而可悲的是也有不少遗臭万年、千古长恨的东西，只会引起人民摇头、叹思、悲叹罢了！

你的一生将是奋斗的一生，将无时无刻不在奋斗，没有奋斗就没有生活。

1 9 6 4 • 6 • 2

关于上次申请之事（63年12月14日“今天我完成了《入团报告》”），嗟乎，直至现时杳无音讯，显见十有八九无矣！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我现在正处在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中狐狸的场合了。既然得不到，只能说又酸又生了。天乎！显然，他们现在紧紧扼住了我的头颈，我已被他们捏住了致命的东西，我呜咽，我痛哭。他们的心肠难道是人的心肠吗？！我象屠宰场上的牛羊，在等待着他们的屠宰，而我为了那一点可怜的饲料，不能不待在屠场里，没有勇气脱离，脱离意味着更残酷的对待。窒息，我几时窒息而死？！？！

1 9 6 4 • 6 • 5

近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号召，什么口号，一切又照常了。我觉得似乎有点自由化了，譬如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了，平时晚自修寝室灯不关而允许自修——不像以前那样赶到教室里去了，灯泡也由40瓦特改到60瓦特了。教学内容减少了，但愿继续改善。

1 9 6 4 • 7 • 1

万万想不到《外国名歌二百首》及其续编已列为禁书，今往图书馆希借得续篇，但已没有卡片……有什么可多谈呢？望洋兴叹。

1 9 6 4 • 8 • 1

将公布四个学生发表的反动言论!!!

将公布八个听黄色音乐的学生的“悔过书”!!! 自然将进行讨论!!!

如果我这本日记被他们拿去，我将是什么结果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加我为反动分子的帽子。如我的言论可以认为是反动，那我既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亦没有受过非法的教诲，所说的不过是社会上的现实或是我的推测，我想这不会以此值得加我罪名吧！当然为了自己的信仰，我愿意坚持我自己的意见，这里的一切得我自己负责！

1 9 6 4 • 8 • 1 1

我现在觉得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是相当密切的，政治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往往一个新的政治起初是推动经济的，但不久就会促退经济。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发生矛盾，又得形成新革命。科学又与经济形成类似的关系，因此科学与政治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以前就往往很少看到这种关系，就如这本日记的首先几项所述的，以为这两事物是平行发展的。

科学的发达，对政治有极其大的依赖性，当然科学的发达也促进了政治上的变化。不过主要是前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科学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呢）？？？？？

1 9 6 4 • 9 • 1 9

中国现在是一个极其艰苦的但也是极其强大的国家。毛泽东的天才的领导艺术促使极其巨大的六亿中华后代子女团结在他的周围，保持了中华民族二三千年的独立的、光辉的民族尊严，他使停滞了数百年的中国历史重新得到辉煌的发展，他恢复了中国人民失去了几百年的民族尊严，中国二三千年的文明历史得到了继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最纯粹的民族，而且是最有理性的民族。”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重新兴起，并将更巨大地兴起，为世界上起支配力量的民族。

但是，取得这崇高的、辉煌的成绩是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的。六亿人民完全必须受到空前的思想及行动上的压抑，要不顾一切地拚命立起来。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身上凡是可以抽出的有价值的东西都须被并几乎已被集中起来了。人除了获得最低的生活条件以外，一切剩余价值都被点滴地集中积累着，以便将这点滴的东西汇合成大量的资金，从而通过最合理最有效的途径去使用，获得更多更大的物质基础材料。用来建设，用来保卫自己。

这一切都是成功的。成万成亿的人民，无论是扫垃圾的清洁工，炼钢的工人或者田里的农民，或者市长、省长，都要求清廉、洁白，使用某种的理论要求人民忍受精神与物质上的窒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的最大成功的妙窍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不是我实在说不出）是在共产党统治区与非中国共产党区之间筑起一道新闻封锁线，这是一道据《Inside Red China》作者所说的“无形的但是极其牢固的长城”，在二十世纪的世界通讯事业极其发达的今日要求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世界隔绝起来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但这被成功了。举国上下只能存在一个思想、一个政体、一个力量。当然这是巩固政权的、不至崩溃的极其必要的步骤。

困难啊！中国共产党曾经历了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以至在成功的道路上，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但今后的道路绝不意味着好走，时刻担忧这个政权的崩溃，官话则曰：“资本主义复辟”。主要与存在于六亿人头脑中的种种非纯洁思想作无情的斗争，要求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一个思想、一个目的地抛弃自己一切而忘我工作。同时还必须花出巨大的精力与世界上其他四分之三的人类作斗争。……显然，在中国共产党发展中为了建设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型国家（事实上我对新型这词的理解不深，有时看不出什么新型）曾经因经验不足而遭受过许许多多惨重的挫折，但是极其有幸的是使毛泽东与他们一群亲密战友更深刻地提高了领导艺术，接着而来的必是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人的脑袋。这恐怕是完全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自然，这一步骤对积聚六万万人的力量、齐整六亿人的思想步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是比较可以更弄得完美些，共产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的概念往往在

变迁着。……（接 9 · 2 0 日记）

1 9 6 4 · 9 · 2 0

（接 9 · 1 9 日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方面的许许多多政策。……总的来说，一是多变性，二是变动幅度大。官话云“形势多变”，故“人若不随形势前进，则为形势所抛弃矣。”整个中国在中共统治下十五年来变化之大，可谓翻天覆地矣。然天地之大，非区区三十五年可变化的。旧思想旧势力有极大之势力。

凡人观察周围形势，须客观方能窥透其本质矣。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富人之财产尽剥夺矣，数亿穷人翻身。……中共使中国贫富平均，对富人极少、贫人极多的中国来说，自然能获得巩固的政权。

1 9 6 4 · 9 · 2 5

但往往自然或社会之发展相互牵制，往往非人力所能为。几万万受残酷剥削的劳动人民一旦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成为自己的主人，就产生了巨大的生活动力，生产劳动的目的不再是被动而是主动的了。但当实行全民所有制，要求在共产主义的思想号召下无偿地或报酬少的劳动，则又大大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以致于使生产落后。据我看来，在新政权取得以后的十年不到之中的生产直线上升，是因为人民的思想觉悟还与社会所有制相合的缘故。但在以后的三年中生产上的失败是因为人民的思想面貌被估计得过份夸大，以至于所用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及上层建筑超脱了限制，发生了不合拍的情况，以致产生了经济上的巨大的困难……

显然能够全心全意遵循党的一切政策，献身于党的事业是很困难的。不是吗？千千万万由父母千辛万苦抚养大到十八、九岁的青年永远脱离了父母的怀抱，去到最艰苦的新疆——锻炼人的熔炉中——作原始的劳动与生活，千千万万人民所得到的只是刚能维持蔽体糊口的生活，尤其是年青的一代拿到的只是只能维持一、二个人生活的费用。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与一个清道夫（当然工龄较大的）工资差不多，千千万万家庭送出了自己年轻的儿子、丈夫、兄弟、父亲，在操场上练杀人本领。千千万万人已经历了三四年肚子半饱的日子，在穿着日用上也到了勉强维持的地步。千千万万高中生、初中生由于适应像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不是原先准备的实行工业化的形势而抛弃知识分子道路而投向农业啃泥土，千千万万在那里为争工分、争超产粮，千千万万工人在那里夺月评奖、超产奖……千千万万青年为被压抑对异性的兴趣而烦恼；千千万万……实在是痛苦的。

我坦白说，我绝对不知道究竟只有实行这种办法才能使中华民族兴旺，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中国一千多万军队近几年来军队有增无减，大多兵士是超期服役的多，脑子里只有一个观念：打仗。举国上下在树立备战思想，大办民兵师在跃跃欲试。

政权，我时常想起克雷洛夫关于“青蛙找国王”的寓言，我并总是以此为安慰，在主观世界上需要阿 Q 精神，而在客观世界上亦须阿 Q 精神。

人是应该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的，我也愿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如果共产党政体就通过上述话对我判罪、流放、督促劳动，劳动改造甚至坐狱，那我认为并不恰当。事实上，我对世界上的一切还是在极其幼稚的看法来观察世界的——我坚决地相信在我银鬓斑白的时候，不，甚至再过二十年，或者十年就会觉得我现在对世界的看法是多么幼稚。我现在的世界观还处在极其动荡的状况，坦白说，我在上面所写的一切东西也不是我的绝对真实的看法，而往往是在变迁着，往往随着环境的不同，思想状况很快地变化，或者对某两种对立的问题分不清是非，往往一会



儿这样看，一忽儿这样看，时常迷糊于两者之间。我实在认识得太小了。世界是多么辽阔、多么复杂啊！

我现在准备花一些时间了解一下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形势。

……世人不明不白失去政治生命或躯体生命的又何止千万呢？

今天（9月25日）上了两节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为《资本家是如何进行剥削的？》通过对“货币变为资本，劳动力变成商品”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本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等问题的阐明，确实使我的认识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坦白说，这两节四十五分钟的课也许比以前即使是花一星期一天到晚脱离思想的空头说教“为人民服务”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啊，“马列主义万岁”啊，“学习毛泽东思想”啊要有益得多。我和大多数同学都听得极为得意，深深为马克思美妙的研究成果所吸引。而相反，对枯燥无味的说教又显得多么贫乏。我坚信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印象——虽然这也许要杀头的。

这两课使我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看透了。“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臭的”，这一观念深深在我脑海中刻下了印象。“社会主义制度是香的”我还没有体会到，难道千千万万人妻离子散，千千万万人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人必须过三十岁的黄金时代再结婚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份吗？……

坦白说，我实在弄不清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制度。

1 9 6 4 • 1 0 • 1 0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多。矿石机中传来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拥有六亿五千万庞大数目人民的政权今天爆炸了第一颗 atomic bomb，如虎添翼，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地升了起来，中华民族在近世以来显露其真正的锋芒。中国已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坐到同一座位上了。

1 9 6 4 • 1 0 • 2 3

如果说：搞恋爱，看西方小说中国古典文学，看古装戏，看外国电影，听西方音乐，唱外国国歌，甚至溜马路、看橱窗，和朋友聊天、游玩，吹一下风、多回家将因为有可能影响我们对共产党的忠诚而被斗争、被取缔的话，我弄不懂为什么多钻一些业务知识，也可能影响对共产党的忠诚程度而被轻视和反对。我相信，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劳动的分工是标志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历史愈发展，人类的社会分工将愈细密、愈繁复，这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参加体力劳动已是必须的，我们必须付出五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于无谓的体力劳动，我想不出它对中华民族的兴旺有什么好处，千千万万（但占六亿人中却是少数）脑力劳动者必须抽出他们宝贵的光阴而被迫去参加体力劳动，这只能这样理解：要么脱离体力劳动会影响共产党政权的稳固性，要么国家过于贫乏，其他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难道参加了劳动真会使自己思想不变质么（所谓变质便意为不忠诚于共产党）。

也实在不懂为什么他们不了解用人的有限生命去掌握科学的某一领域的完整知识要通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千锤百炼而形成，须要的时间多么宝贵。难道他们为了政权的巩固而不需要科学么。

1 9 6 4 • 1 0 • 2 4

毫无疑问，中共在十五年中所有的建设方针并不多是正确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调，五八年在经济上，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在思想上直接造成了三年的举国灾难。甚至从1959年起（大约）连产量也没有脸向世界公布了，反右有利于今后政治上对人民的压抑，但不能不产生消极因素，使大批知识分子丧失了发挥智慧的兴趣，不过总算过去了，中共在跌得很重的这一跤中得到了极大的经验，正在恢复起来，并齐整步伐发展。

1964 • 12 • 15

毛泽东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个事实：随着时间无情的流逝，每个老一辈的革命家不能不按照自然法则的支配，—个—个地离开人世，十五年来，有名的革命家如林伯渠、罗荣桓、陈赓、李济深等向人世告别了。因此，无论毛本人、或者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朱德、伍修权、陈云、林彪……都得成为过去。

1964 • 12 • 27

……我一直在想那条路是正确的，我一直在想怎样度过我的一生，一直在想……鲁迅以八十万字的杂文向旧社会投下利箭，而鲁迅现在若是活着，他将怎样呢？本来就是这样，对—切人物，雷锋，若不在二十四岁的年纪夭折，绝对也想象不到成为六亿中国人的做人依据吧。同样如白求恩，要不是在抢救伤员中毒死在中国，而回加拿大，恐怕也绝对不会成为恰当的典范吧。譬如向秀丽、刘文学之类……

社会，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这是玩命伤。二十世纪了，人类的脑袋已高度发达了，绝对是黑化不了的。

我发觉我是在向—个万丈深渊滑去。没有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的灭亡。

1965 • 3 • 15

每周十小时毛选学习，—有空就学毛选，越忙越要学，现在越来越吹猛了，总有一天会成—个什么样子呢？当然我不能不说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是有史以来空前的。他是个头脑最清醒的政治家。他知道他的事业是几代、几十代甚至几百、几千代的，因此他乘还没有死，要求有千千万万个毛泽东来接替他。

他为什么如此强有力呢？因为他真正领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他将他的事业完全依托在人类历史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劳动者身上。并且，这样做了。于是，唯有他懂得了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难以摧毁的，是无敌的。我准备学习他为什么会从满手满脸是污泥，双腿沾满牛屎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灵魂的美、灵魂的纯洁，而我为什么看不到？我争取要看到。

1965 • 4 • 30

前天晚上开学习讨论会三小时，我第—个发言“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实验”。昨天晚上又开学习毛选交流会，我又发言。我在—切时事中花去了大量的时间，难道说：我的政治生活突然旺盛起来了吗？

……

不过，跟毛泽东走下去正确的，有前途的。

1 9 6 5 • 5 • 9

我好几个单位时间花在毛选上，甚至开了几天夜车，我确实越来越感兴趣了。

如果每天许多东西在学习毛选中被遗忘，那末一生将很少意义。就为此原因，特地花五角二分买了两管电池，用来在寂静的夜晚中回忆、思索、探索人生的哲学。

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育是一塌糊涂，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本学期学的东西，不夸张地说，如果一概省去浪费的时间，一个月可以学会。学习效率远不及一二年级。学的深度、广度实在叫人心酸。大学五年，学到的是啥东西呢？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是有价值的，越上去越差。终算感谢上帝，教学改革来晚了二年，如果早来了二年，那我五年大学几乎等于白念了。

今年肯定要下乡，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个月的教育实习，三个月下厂搞革新等，意味着最多只能有半年左右纯粹的学习时间了。

同学们大多数已明确了这一点：社会给他们的总与他们追求的不同。大多数已经消磨了自己的壮志，大多数同学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硬要从表面现象去看，当然是看不到的。同学们大都开始将自己的心思放到如何为自己装架最美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上面去了。跑无线电旧货店几乎是疯狂的嗜好了。他们既然不允许有其他任何爱好，只有唯一地将兴趣集中到这一方面。

毛泽东的改革是很困难的。他的事业将怎样呢？

1 9 6 5 • 5 • 1 1

共产党尽管口里大喊平等一切出身的同学，但同时让工农子弟在实验上给了优先权。我要说，我们这几个工农子弟如果厚着脸去享受这种额外权利，内心是不安的。而其附近三十个同学的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那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在无声无息中。

凌特别注意到了工农子女受到的特别的宠幸。

共产党在执行的方法是团结和争取少数，孤立和打击多数。这政策将会对他们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由于这种歧视对待，百分之九十的非宠幸者将忘记被送入大学的恩德。多数人根本是处在死心的状态，只求混个毕业。

我的思想并不是趋于明朗，而是逐步模糊起来。

世界啊，太难了解你了！我只能在你的错综复杂下面唉声叹气！

1 9 6 5 • 5 • 1 2

今天谈人民公社，又想起了七、八年前吃饭不要钱的食堂，而今落得遗臭万年。三面红旗

一举出，三年困苦来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本学期七周的学习，全学年的学习。学些什么呢？怎样学呢？唉，当我看到那边挂着的“半工半读”牌子时，心里别是一番滋味。

我生活在中国最繁华的地方——上海，它的生活水平最高。而我所得到的生活待遇又是最高之一的大学生待遇。我的大学又最美。照道理，应该万事如意了。但我对现实却终是充满讨厌甚至愤怒之感。可想而知，其他人又将怎样了。

1 9 6 5 • 6 • 1 8

今天下午政治报告中，小组长以上干部与普通老百姓被分在两个地方听。前者在礼堂，我们在小教室。这一点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激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造成的心理影响实在是不可忽略的。其中大约包括五、六名团员和二名工农子弟。……我弄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划分人员？我不知道这一事情中学到一些什么，为今后的做人发生什么影响？

1 9 6 5 • 7 • 2 6

共产党在做什么？我总算今天第一次真正地有点领悟了。共产党是对的。要和共产党做贴心人，要和共产党走同一条路，有同一颗心，这是我开始打定了的主意。对，世界上只有共产党真正地懂得人世，而且只有共产党有改造这个人世的决心。

我懂得了：这个世界实在需要好好改造。

我实在要充满感情地高声唱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真的，中华民族出了如此一位大救星，实在值得中华民族自豪。有了他，中华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来世界列强欺侮的局面，自立于世界。有了他，中华民族恢复了自尊心。有了他，中华民族繁荣兴旺了起来。

我有什么原因阻碍我不前进，不跟共产党毛泽东走呢？他是强大的，他是巨人，必须跟他走。我很幸福。

我要充满感情地高喊：我愿意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献身到底。我要跟全中国、全世界红遍、红透、红深。我要永不忘本，永不变色，红透红透。

党啊，我要暗暗向你宣誓：我要做您最忠实的儿子。

1 9 6 5 • 1 0 • 1

团的大门尽管对有些人充份地敞开着，但对我来说，不知为什么狭得一条缝，太难进去了。我这人生道路上的极高的一步难以跨上去。它是多么地高攀，我有多少次在你面前低头叹气，望洋兴叹，望而生畏，知难而退啊。

我现在处在好似考大学等待通知前夕那种境况，那种焦急的心情不比那时稍减。

我既希望团的大门好进，但又希望难进，就像大学的门既希望好进，又希望难进。

1 9 6 5 • 1 0 • 1 7

最近团刊与中国青年报在头条位置花极大篇幅宣传扩大团组织成员是当务之急。但是为什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坚决把我拒在门外呢？我究竟在那一点上还有疑点还未审查清楚。

总的起来说，人世是艰难的。当我中午午睡醒来时就会觉得做人十分艰难。

奋斗下去！我就不相信我不可能达到目标。政治上必须努力，而且这个政治是正确的，值得奋斗。

奋斗才不枉人生，没有奋斗也就没有人生。共产主义制度是好的，时代也只能允许我走这条路，奋斗，奋斗，必须奋斗!!!

1 9 6 5 • 1 1 • 5

看李的神态，他一定是翻过我日记簿了，那一切真的完了。

人失去勇气去做人。

难道他们不考虑我了吗？他们这些家伙简直要弄得我急死了。

他们这样坚决地排斥我这个穷人的儿子，反映的只能是他们卑劣的心理。

1 9 6 6 • 2 • 1 3

苦的永远是劳动人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 9 6 6 • 3 • 4

夜读丁学雷《为谁请命？为谁请命》，这是迄今为止文艺界人士最露骨的痛骂，而受骂的对象则是国歌的作词者田汉。

1 9 6 6 • 3 • 5

知识分子最值得怀疑其忠诚程度，知识分子中最易出修正主义，这一小撮人时刻在各种程度上想颠覆这个政权，最易动摇他们的宝座，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很远的历史中的开国王朝里……

1 9 6 6 • 3 • 9

即使入了团，老实说，我也是与组织貌合神离的，他们因我坚持保存日记而不放心——在此世上，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舒（抒）发我之真情了。

我的心境迷乱，但见前途一片茫茫……

我是自由主义者。我讨厌任何组织的约束。

我又是一名功利主义者，我为了个人名利不惜放弃我部份的自由。

我又是厌世主义者，我讨厌人世，粪土一切名利思想，看尽人间炎凉世态。

我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看到世人拚命争个人之眼前绳头小利，不图国家大业，就十分鄙视。

在我前途上，这几条路并列着。还有更多的路并列着。我实在不知走那条路好。我也许走另外的脱离红尘之路，走享乐主义者的路，走……主义的路……

当然，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地方走什么路，做一条变色龙，这一路走走，走不通，走另一条路，另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路，交替地、反复地走，也许更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1 9 6 6 • 3 • 1 6

近几日我心情十分沉闷，我坚决相信，我一生将永远会沉闷，一回到师大，我将变本加厉地回到沉默当中去。

他们在利用我强烈的名利观念这一致命弱点，试图敲开我的思想梦区，进而在思想上击溃我。但我在权衡轻重后，终于暂时放弃了前者，宁愿放弃进攻机会来固守阵地。

1 9 6 6 • 3 • 2 7

由于美国政策的僵硬性，形成了中共僵硬的脑袋瓜子，难道将永远这样吗？

我这个青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应该说是……的！我们这一代青年在经受怎样的压抑啊！青年，青年！愈来愈控制严重。

1 9 6 6 • 5 • 1 4

本月十号中国爆炸了颗氢弹。赶上了早在七年前就爆炸原子弹的法国，在全中国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看来这个时候更迫切地要求我们斗倒“我”字，为民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

但是面对着自己的暗淡的前途，常令人不寒而颤，回忆曾走过的人生道路，叫我难以作出评价：过去的路是值得肯定还是值得否定的？……我的反复无常本性与不稳定本性，能使外界对我建立了应有的警惕。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复杂使他们逐步形成了对我这种动摇者的警惕性与斗争方法。我应该承认：我们这个社会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我不适合这个社会。现在的结局也是合乎情理的。也许将永远固定下这种状况不变。我无力改造自己使之适应这个社会。

世界就是如此辩证地存在着，世界各国联合起来遏制中国，反而激起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决心，反而造成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相反，中国放弃原则图好日子，反而有朝一日再成为外国的殖民地，六亿中华民族的子孙就要做人的牛马。从这一点来说，我十分感激毛

泽东，全中国每一个人也应该感谢毛泽东，是他缔造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他唤醒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万分感激你，崇拜你，愿你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的繁荣全靠你，你是中国繁荣的象征，希望你永远活着，领导中国越来越向强盛迈进。

1 9 6 6 • 5 • 2 5

自去年以来，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极其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许多所谓老作家、历史界权威之类甚至有权的学者的政治生活和艺术生命都成了刀下之鬼。中国共产党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它把中国引入一条与全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带着不知所措、惶恐的心理看着它将如何发展下去。我很知道，在这场“革命”中，我也是罪劫难逃的分子。我这个在新社会成长的表现经济地位上、政治思想上应该说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是不多的，最主要的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受了很深很深的影响，很深很深的毒素，以至我难以抬起头来面对这个世界，我总以忧郁的眼光面对周围的人群，我总是闷闷不乐，对同志终是冷冰冰，提不起甚至装不出一丝笑容。

谁知道这场“文化革命”几时开始来革我的命？！

要使中国富强难道非要这样办不可吗？从此以后，中国将与整个世界隔绝起来，除非征服这个世界。中国除了杂技团还在外国找到一点市场外，就没有一个地方了。当然中国为了换取外汇，拚命做火箭皮鞋出国，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点灯”的丑剧到处都是，又不许别人批评，只是要压服人绝对地盲从才罢。

1 9 6 6 • 5 • 2 5

这几天闲得很，但又无东西可记，要记的又不敢记。

六一年以某人为首的邓拓、廖沫沙、吴晗等高级人物在不少报纸杂志中用杂文评论时政，老实说，他们是大胆，是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种思潮的。在当时几乎是一触即发的状态下，他们很乖觉，不去揭露他们的放肆攻击，而放到四五年后开始走向社会经济繁荣的时候来算总账，这并没有表明他们有能力。当然，要建设这样的混乱的国家也常这样做是必要的。

1 9 6 6 • 6 • 2

昨天晚上猛传来消息：运动将延长到七月底……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较少准备的、特别是这两个月将搞所谓“思想建设”及“文化革命”，我更是难以想象怎样渡过这难整的二个月。我宁愿打二个月铁，也难干这种角色。

今日广播云：北大七个哲学系的人贴出了一张声讨该校党委书记及副书记的大字报，看来，这一次“革命”远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场斗争又将席卷整个文教界，八年前反右斗争的声势又将重现了，高校已出现停课现象，中等学校也是如此，也许这将牵涉到更广的面，谁能估计到下一步将再发生什么事。

1 9 6 6 • 6 • 1 1

我感到一种狂暴的心情在袭击着我的心。

难道彭真、邓拓、吴晗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贺绿汀、田汉、夏衍、周信芳、陶雄、许思言、邵董麟、秦兆阳、宋硕、陆平、彭佩云、李琪、廖沫沙、万里、周谷城、杨献珍、翦伯赞……

前天晚上，我走进昏黑的储仓，坐在一条狭小的木椅上冥想着，希望本无所谓有，亦无所谓无……

我有权藐视一切人。

1 9 6 6 • 6 • 1 6

从头看到末尾，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文章与批判文章都给我一些感觉，我敢于说说自己的发自内心的话，对邓拓等一些人的看法是：

我相信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可以看出，他们对现实是怀有极强烈的不满情绪的，对当前的朝政是十分厌恶的，对当前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了刻毒的咒骂，无论是邓拓也好，周信芳也好，他们不能公开地发泄这种恨意，只有在杂文或戏里暗暗地骂骂，有时忍不住骂得十分厉害，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是懦弱的，像鲁迅他们的人物究竟少数，有多少鼠头獐目的人物的心藏着卑鄙的目的，但口是心非，口上拚命吹捧现实，吹捧当今，以求保持他们的高官厚爵。“人云亦云”，毫无骨气地盲目崇拜，我相信这类人越来越少的。搞政治工作的人有不少就直接对当今提出了直接的对抗，更不要说广大民众了。我相信“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恶劣影响是严重地弥漫着中国的。

邓拓那一些人的论点是否错，我不能肯定。这需要今后的社会经验来扩充认识再提出结论，我不愿在这里不说良心话：一些别有用心的批判者别用心地拚命咒骂邓拓等人，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骂出最刻毒的词句，对他们的文章提出难以想象的解释和歪曲了原意的引伸。

我一个廿一岁的青年，就敢于对现实提出怀疑，我是一个血性青年，不是无聊的应声虫，不是为了上升而昧着良心盲从的、有魄力的刚强的人。

1 9 6 6 • 6 • 2 5

无论是什么系的大字报，都把最高的所谓“学者”、“权威”批判得很臭很狼狈，简直有一脚把他们踩在地上的感觉。物理系的斗争目标放在陈涵奎身上，郑一善、章元石、张开圻后来跟上，几乎人人有！

1 9 6 6 • 6 • 3 0

看来，我们更糟糕，表面念五年书实也只念三年。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省力的，但对国家、对民族是不幸的。破坏一样东西是容易的，但建立一个东西是很困难的。

1 9 6 6 • 6 • 2 9

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

我很悲痛，自从62年入学以来，读了两年安穩书，学到了一点真正的东西，但自三年级



起就破坏了这种平静的生活。在生活道路上走的是朝三暮四的道路，前途，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每天被逼花两个小时读今天子的圣旨——古今中外第一件如此暴虐的行为。

在当今天子的两侧，又有不少“功臣”要被杀掉政治生命了，陆定一、周扬往日何等荣耀，但却成为替罪羊了。

唉！我拚命在动脑筋写大字报，对那些人作人身污辱，但这有多少出自内心的呢？不这样干又有什么办法呢。

1966·6·27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是电影《桃花扇》的一句引诗。近来，中国正在向史学界作狂热的攻击，中国几个有名学者吴晗、翦伯赞、李平心、吴泽等正在遭彻底的批判。

我很想研究历史，如果要我念文科的话，我愿意念历史（当然外文与中文我亦割舍不下）。我很想掌握数千年来古今中外历史的演变来映照现在的环境、现在的社会。我所以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就是因为历史多懂了一点，但是我很情愿走这条路，为了走得更有意义更快一点，我要多懂些历史。

据说除“二彭”以外，陆定一、罗瑞卿、蒋南翔都快要滚蛋了。国歌的词作者，东方红的作曲者眼见得结束了政治生命了。

世道要大乱了，一切人在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中国人别的不会，“骂”和“棒”是最会的。

在中国的历史中，现在这一段历史将怎样载入史册呢？

我是大胆的怀疑派，我一切都不怕，为了维护真理，个人的一切又有什么可考虑的呢？顶多是去打铁，拉粪车。

1966·7·3

我即使终身因不愿披露日记而不能入团，入党，我亦毫不怨言，这一点决不会损伤我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相反，由于自己在政治及经济上的穷白面貌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将永远促使我革命到底。

1966·7·5

看来“兴文字狱”还算是好的，现在拚命在“兴话语狱”。凡说错话的都可揭发批判。平时话多的也就更倒霉。

周扬、陆定一、袁水拍、林默涵等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将被斩首示众。就是这样，他们在成为替罪羊。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现实的悲剧。

近观《燕山夜话》五集，有一则描写近来台湾萧条的景象。但……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兴

文字狱”吗？

这些都是在图书馆的所谓“锄草室”里看来的。

1 9 6 6 • 7 • 1 0

昨借得《唐宋名家词选》、《宋词选》等，又不敢公开看，昨晚在教室里看到十一时，今上午又看了一些，看了一又四分之一本，准备抄写几十首，□c多词太好了，有“相见何太迟”的感觉。

最近看了二集《燕山夜话》及李平心的一些“罪状”，懂了一些东西。

秦牧的《艺海拾贝》已列入毒草。

近观作家协会、文联的一批元老的命运，已剩下不多几个没有被指名腰斩了。不少与共产党共过患难的艺术家的命运都落到了打入“地狱”的命运。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很喜欢雨。雨恨云愁，在渺茫的雨色中很能为飘渺的心情发生共鸣。

1 9 6 6 • 7 • 1 1

这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整个文艺界、意识形态界、文教科技界进入了瘫痪阶段，当然也蔓延到其他各界去了，三年前这些部门相对稳定已又遭到了破坏，相反，三、四年前萧条的经济则到了比较稳定的时候？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走入稳定的状态，难道就是这样循环下去么？！

中国这次从上到下的大清洗运动看来是必要的，中国在国际上受到越多的刺激，越严重的孤立，中国的统治者就必然越担心国内发生的颠覆活动，许多曾是不可一世的宠幸者的颠覆活动在破碎，也有许多做了陪葬品，那些人自己也不了解罪状就被结束了政治生命，平时话多的人首先将被“腰斩”，心直口快的、有头脑的人都是这场运动的祭品，这难道还有终么？有的人只因为介绍了几个历史典故，记述了几个人，如果恰巧与现实相象，就遭到攻击。做贼心虚此言是也。一九六二年的经济大衰退难道不是一个在中国六亿多人，不，世界许多亿人中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大污点么？要想揩也揩不了，越躲赖越暴露。我们这一代青年难道会忘记么？！

嗟呼！近几日我数小时钻在宋词堆里欣赏避世的词语。我愿终身飘泊于荒山野岭、青山绿水中，驶一叶扁舟，荡在碧波中。我对一切皆失去兴趣矣。对名利心已淡极淡极。□我知道我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实在迫使我向这条路上滑去，使我这个应该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失去对生活的兴趣了。我难道是不爱国、不爱人类么，不！真不懂道理么！懂得。我并不是反对党的，我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福气和救星，他们使中国人找到了失去几百年的自豪感，实在是无可非议的，只是我这个人吃不消这种现实，明知故犯罢了！

1 9 6 6 • 7 • 1 2

今日中国人民大学七个学生的声音，又把中国文教史的革命推进了一步，要求只念二、三年大学就到社会中去。这一消息肯定将在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中产生强烈的骚动。师大校内已锣

鼓整天价响矣。理科学生也要求削减学制。

当然，这不算是最“革命”的，这算什么“革命”呢？要彻底“革命”，不如干脆打碎高校，立即解散大学到工农中去。

人大的几个“左派”学生，类者究者有几个呢？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58年的“共产风”不是争了朝夕么？

我要看看毛主席怎样收拾这局势。

我实在弄不清中国究竟要走什么路。可以想象，中国在这样空前的浩劫中将会出现怎样局面。外国人评论云：这场清洗把中国带向更咄咄逼人的方面去，把温和的苗子斩尽了。但是，我请这些外国评论家相信，中国及世界最终终趋向温和、平衡。

郑一善留美六年、陈涵奎留美三年，许国保留德，章元石留法，他们这批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将被像垃圾一样被抛到废物箱去，恰恰走与苏联相反的道路。

他们不是加重脑力劳动的负担，而相反硬要减轻负担，从业务上脱出身来去“红”，去参加体力劳动。能解决问题么。我就是不同意，就是抱怀疑，我希望：

1.加重脑力劳动者——学生、教师，一切脑力劳动者的负担，采取淘汰制，使体脑劳动都同等着力，不使脑力劳动者发生优越之感。

2.减少和平衡体脑劳动者待遇上的差距，甚至逐步使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超过脑力劳动者。

3.学生和教师与一切脑力劳动者都规定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这些体力劳动须尽可能密切结合自己的业务。

4.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但要重在表现，脑力劳动者要以德智并重。要工农入学又有什么意义呢？在现在的学校中任何人进去思想当然会发烂。

.....

我想他们不会重犯58年的错误吧！再犯是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中国经不住再这样遭受摧残了。

那些连一点功课也吃不消，狂呼要打碎所谓文化桎梏、精神枷锁的“左派”，“革命”青年好汉们怎么能想像他们能在车间里与工人、风雨里与农民浴汗苦战呢？都是一批热得发昏的狂人罢了！

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我不是反共人物，并不仇视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是希望劳苦大众真心得到解放。

总之，骂这些“老不死”的老教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大草包、骗子是没有关系的，甚至骂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杀人魔王、牛鬼蛇神也绝不会有人批评你，相反说明你革命性强。这幕剧难道不可笑又可悲么。

老实说，画虎不成反类犬，全中国这批精萃人物受到这次痛击，那一天能恢复过去的情况，肯全心全意为这个政权服务呢？

他们硬是要工农群众在一天辛苦后坐下来灌输圣旨，恨不得他们不要喘一口气，就怕他们变心，但结果终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发展科学，减轻工农的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而对脑力劳动者则相反，大力削减工资，增加科研学习任务，应该把人类的生活从低拉向高，而不要从高拉下低，但过高的也要削。

现在报纸上更神化了，什么“无限敬仰”、“无限信任”、“无限崇拜”，为什么不说“无限迷信”呢？今后看来，每天要读二小时以上的圣旨，是的，干部、知识分子整天学毛选，但工农对不住，照常劳动，业余时间学毛选。

今后将成为什么世道呢？可以想象在可预见的将来，言必论圣旨，看必是圣旨，听到的必是圣旨，到处是圣旨……

中华民族今后将是怎样的呢……

1966·7·14

中国正处于迷惘中，这头巨狮是醒来了，但不知所措地徘徊着，怎样走呢？到处都是陷阱。

“中国是最喜欢追求真理的”。我的这一句没有政治性的话看来引起杨燮龙的兴趣的。

我已经暴露够了自己的“思想”，甚至逼迫说：“我是对现实发生不满的，对党的方针是有过抵触情绪（特别是教育方针）。但我实在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到这样地步：“想欢迎蒋介石来。”这是我非常真实的表白，但他们就是不满足，又有什么办法呢？

终身难忘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味道。……那时人为了生存，就不能不为生存，而这是群众觉悟不高么？不！是干部觉悟不高么？不尽是！最根本的还是犯下了一个极左的大错。有点良心的人都是看得到的。有些人说些真言，左5c劳再大也被削职为民了。

我看了无数张大字报，什么姚力啊、王亚朴、刘佛年、李锐夫啊……对我今后的做人懂了不少道理。老实说，大字报对统治者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正是成事不行，败事有余。……

碧天白云，炎夏开始了，我常凝视着长风公园前密密的高高的垂柳，校园中各式奇花异草，这可以说是人间仙境了吧……我希望能拍几张照。

1966·7·18

唉！中国搞得越来越不像话，会见风使舵，会拍马奉承的都越来越有势力，稍有一点与上面出入的都被扼杀了政治生命。昨天我见最近《数学通报》、《英语学习》等前半本，都成为政治性文章了。先是一篇“圣经”，再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据别人说，《大众医药》、《无线电》等等一切杂志都是这样，甚至每篇文章都用上了“毛泽东思想”。……可以想象必然的是：

这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任何古今中外的、文史的、理化的、医药的、文化艺术的、戏的……东西都要充当“圣喻”了。本来“毛泽东选集”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价值的。但这样一来却使之庸俗化成为“陈词滥调”……

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 9 6 6 • 8 • 7

近一星期来竟天天气温 38℃ 左右，汗一天到晚不停的留，以致我对回家放弃了。

天时不正矣！明即立秋也，竟如此炎热滴水不下，终日赤日炎炎，时常万里无云，即使坐着不动，汗也如注，现在写这几行字身上就是汗水淋漓……

人事亦不正矣！

那日（指八月四日）那些六七十岁的老教授遭到了一次古今中外耸闻的肉体摧残，事情看来是这样发展的……（下详细叙述了八月四日在师大校园批斗老教授的全过程）

1 9 6 6 • 8 • 9

形势很乱。六日下午听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等人的录音报告，了解到北京高校更乱。

昨晚，16 条公布，看来概括了录音的内容。

他们已决定让我们自己去乱搞一通。谁也不知道将搞出什么名堂，反正将是一塌糊涂。老实说我逐渐对这个政局在失去兴趣，本来还想为了自己的出路来求他们，而现在，如果他们在将来要我控诉对“旧”教育制度的愤恨，我一定比较彻底地暴露自己，我一点也不怕。

他们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必将走绝路，作茧自缚。

许多跟着他血战的好功臣一个个被罢免削职为民，或者做一些闲职。

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繁而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他们叫打破一切框框，但事实上下了一个最辣手的框框。

如果再执迷不悟（看来极可能）那世道将更乱下去，历史将倒退。

可叹，四千年的文明将丧于一旦！

文件中“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可惜，老教授们已吃了许多拳头了！

秦始皇“坑儒焚书”的劣绩、千古难消的恶孽在二千年后的今天重现了。一切书店图书馆已禁售、禁借许多禁书了。我知道过去的发展趋向是这样的，但终很难想象，不料今天成了现实。

1 9 6 6 • 8 • 1 7

十二日在复旦，我还对冯志祥说常（溪萍）的好话，不料十四日晚回校我惊呆了。常被揪出来了。我捧着钢精锅子看了半夜大字报。全校沉浸在动荡中。半夜仍人群不散。

呜呼！曹荻秋要睡不着了，杨希康也被点名了！

这一次搞过后，要使他们触目惊心！吃这口饭难吃啊，走上了这条路有什么好下场呢？

8月4日事件后的三四天，我们被命（8月7日）在师大一村、二村巡逻，实际就是防止有人自杀，我就整夜坐在吴泽的小洋房门口……

死不得啊！为什么要死呢？既然坚信自己的信仰，为什么要死呢？

1 9 6 6 • 8 • 1 9

总之，这场“革命”一结束，中国将出现最黑暗的时代。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是特别黑的，但它象征着光明立刻将要到来。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国际国内的人们越来越对他失去信任，少数只看鸡毛蒜皮的鼠目寸光的人也许一时被迷住了心窍，但广大的知识分子的耳目别想遮尽！这场“革命”被埋葬的时候不远了，现在已在奏出序曲了！

1 9 6 6 • 9 • 3

（前天上午七时半，北京红卫兵去市委前静坐，要求曹接见，我昨天零点30分起床到校门集合，去市委慰问他们，整整在市委门口坐了九个小时。

我坚信我是对的，我们是全胜的，我回忆了自己一贯以来的世界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出自何种动机？！

我感到十分悲愤!!!

……经过激烈的行动后，我又照样回到空虚的生活、空虚的地位中去！我在这样的社会中，受不到任何一派的欢迎，我加入任何一派，都被这派因此而感到遗憾，认为我玷污了他这一派，这是很可悲的事，我看到我今后的一生的基本轮廓。

1 9 6 6 • 9 • 1 5

现在我真是心乱如麻，在七时多去准备列队参加接受毛主席接见时，我被逐出了队伍，也就是说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了。这才是我一生真正的转折点，年级里赶出的都是黑五类的最不良分子，我班是我和协大祥小开孙维强是唯一两个被逐出的。这是第一个十分明显的迹象。我知道我一生已是完了。怎么办呢？……躺在宿舍里等他们一天回来……

现在下午二点多吧，一直是热闹嘈杂的北师大象死一样的寂静，我感到了灭亡前的恐怖，我的心完全象象死灰一样灭亡过去了。

天气十分好，北京几天来总是万里无云，风和日丽。

我还热爱人类，热爱世界，为什么要不得不离开这个人类，这个世界呢？

1 9 6 6 • 9 • 2 0

晚十时半至沪，回校，次日回家。母见我神色不对，曾对我云：汝弟一回来就呼：“姆妈妈妈，我见了毛主席了。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我大惭。

又问我是否是红卫兵（弟是红卫兵，他班十二人）？

我大惭。

晚，父回来第一声，问我见了毛主席乎？

我大惭。

1 9 6 6 • 9 • 2 1

晨回校，又写一信给红卫兵。十时许，范令我去呵责我，命令我不许去京见毛主席。他们对我真的动怒了，因为我对他们提出了抗议，而且为阻止我见毛主席事，骂他们是混蛋。他们自然咬牙切齿恨我。

苏最后应我问：“我今后怎么办？”时答：“你一方面要触及自己灵魂，要交待过去的一切。重做新人，另外则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于是乎！我知道我成了这次政治大屠杀的陪葬人。

1 9 6 7 • 4 • 1 6

1 9 5 9 年，用林彪取代彭德怀，把枪杆子握上了，这是一个关键！

……约在 1 9 6 1 年起罢！在全国掀起学毛著作的高潮，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这种运动在林的推动下，几年来一天也没停止过。而且一阵一阵加紧……

现在，我疲倦了！本来，我是完全可以从此卷入到政治生涯中去的，这场赌博中，我从一个欠了许多债的穷光蛋押了一大笔注以后，一下子翻了身，可以把注押上去，也许再可多赢一些，但是我退了！

1 9 6 7 • 4 • 3 0

这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是一致的。

国家现在是怎样了呢？

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究竟如何来评论目前中国发生的这一大动乱呢？

我这个人啊，实在太难适应这个社会了。

人们劝我不要写日记，否则要丧失一生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写。

一个人不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偏要逆自己的观点去写东西发表，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我发觉报纸上往往都是吹牛的。报纸是来灌输某种观点的——这种观点往往是真理的反面，而不是客观的反映。那些舞弄笔杆子的秀才们真是有办法啊，他们有本事把死的写成活的，活的写成死的。他们实在是高级吹牛说谎家，高级骗子手罢了！我正是做过这类骗子手呢！

毛在十年前划了五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这一次！历史给人开了个玩笑，几十万的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街道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的）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班无赖、流氓小人则反而上了台，这是一个大大的玩笑，聪明人倒了霉，聪明人都倒了霉……

我冒杀头开除的可能性写下了上面的这些东西。谁偷看到如果向上邀功请赏的话，将是一笔好收入罢！一个无辜的人将被打下去罢了，但千万个人是会跟我走的。

1 9 6 7 • 5 • 2 2

几十万大学生、几千万中学生，近万万小学生在虚度着光阴，更有几万万人在消极怠工，这一次起码逼死了几万条人命，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

~~~~~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七）

• 周孜仁 •

（续上期）

2 4， 8 1 5 周年纪念印象

8 1 5 一周年的纪念日是在非常特别的境况下渡过的。

我查阅了那几天的日记，可以看出当时的尴尬：

8月5日，即杨家坪战斗进行到第五天，激战正酣，人心惶惶，“八一五风暴”剧组的十几个同学（其中七个女同学）想不通，断然退出剧组，回家“逍遥”去了。“八一五风暴”是模仿著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照葫芦画瓢搞的一台综艺节目。类似做法当时全国各地都



有，如成都搞了个“四川很有希望”、云南搞了个“八二三风暴”等等。据当天传回的消息，这七位女同学和其他男生刚到火车站即被砸派武装人员抓获。下午，坚持战斗的演员们绕舞台游行数周，宣誓将演出进行到底。

8月6日，杨家坪战事吃紧。这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帮武装八一五，公然直接闯进重大总团，敦促301马上出兵驰援前线，否则立即交出弹药。重大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挟，双方僵持不下，于是拔刀相向，在重大校园内摆开战场，打了一整夜的枪。枪好像都向天上打的，因为事后就没听说死人。301一帮枪手气急败坏地夜闯报社，把机枪直接架到战报编辑部窗口上：我的办公室正好在二楼，算是制高点了。

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俗称“十六条”）公布一周年纪念日。上午总团开了一个会，大约是要庆祝庆祝吧，但我没去，心情很坏，根本没心思庆祝。几十年后，我从日记知道，那一天上午我们编辑部“来了许多客人……谈论中国的命运……话题是从（？）……”开始的。

我确实已经不知道话题是从什么开始的了。因为这一天的日记写好不久，很多地方就被我自己用墨彻底涂掉。估计那些话非常异端，怕日后出问题，就抹了，而且抹得非常黑。几十年后，我曾用酒精和水去搽拭墨痕，可惜年深日久，底下的文字已很难露全了，只是断断续续可以看到：“上午来了许多客人……谈论中国的命运……话题是从……全国一大批……和某些受压制的左派，难道不可能成为别的势力吗？中国又会怎么样？那时，恐怕就不会是苏联式的政变了，不会了，而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政变了。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原则在哪里？纯粹是宗派斗争！”

从没有涂抹的日记中还能看得清楚，说当天，无线电分团的勤务员们写了一个“严正声明”称，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越来越不理解，因此，“从8月8日起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署名是“X井冈X延安，X韶山”。而当天晚上，我们编辑部不知哪儿去弄了些酒菜，“胡乱吃了一通，胡乱闹了一通”。我是下过决心一辈子不沾烟酒的，但“这一天，我喝了酒，这是我第一次喝酒”。

8月12日，日记写道：“去年我们炮轰市委，今年的今天，砸派可是真的炮轰我们啦，真的炮轰。用打飞机的四联机关炮或大炮。总之，昨天炮轰了我校一夜。……今天（早上）捡到100多个弹头。/今晚又炮轰……嘉陵江漆黑漆黑的，连一只船都没有。山城死亡啦！真的死亡啦！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通红通红的炮弹在天空中轰轰地飞过，在山谷中引起一阵阵巨大的回响。”

“8月13日，昨天半夜，江边造纸厂的草堆给燃烧弹打燃了，火烧得很大，没法救，一直烧到今天。我们都伏在战壕里看，很晚才睡。”

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迎接八一五周年纪念日的。

《815战报》一共出版了60多期，基本上都是8开版小报，所谓基本，是因为其中有两期是四开版的大报，算是豪华版了。一期是1968年1月1日出版的特刊，庆祝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毛泽东巨型塑像落成。另一期，就是为了迎接八一五周年纪念这一期了，出版日期是8月8日。该期报纸除了刊登印刷清晰的毛泽东大幅照片、花里胡稍地摘登了不知从哪儿抄来的“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的言论、小故事、诗歌之外，第四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通栏标题下，登了一期画刊：“八一五之歌”，含七张照片和五张画作，还第一次刊登了文艺作品，署名“周炽”的半长不短的抒情诗歌。五张画作和诗均系笔者所为，足

见为准备庆祝专版我们是很下了些工夫的。报纸印刷整个儿十分精美。仔细检看，该期报纸的排版和印刷质量和那段时间的报纸形成了巨大反差。可以判断，这一期肯定是在城里正规印刷厂排版印制的。前面说过，由于重庆战事日紧，交通阻隔，从8月2日第34期开始，一直到9月20日第40期，都是在学校印刷厂自己印刷的，纸质差，排版、印刷质量更没法说。尤其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36期为最，刊头画连制金属版已不可能，只好用木板刻制（由我画稿，一位布依族同学韦亮清刻的），整个报纸有点儿抗战时期传单的味道，极显土气。现在我就想不起了，在当时烽烟四起的重庆，为何35期恰恰又能进城进行印刷？大约只能这样解释，为了纪念八一五这个节日，我们事前很早就把文章、图版备齐，送进城开始制作。不意战争迅速升级，使得8月15日出版的35期想豪华，也没办法豪华了。

纪念会是八月十五日举行的。原来准备十四日举行，不意天公不作美，突然降起了大雨，遂改期在第二天。地点选定重庆三中广场。重庆大学在江陵厂炮火射程之内，绝对是不能聚众停留的。江陵厂的砸派在广播里放出风声，要为八一五的生日放礼炮，这危险不能不考虑。前面说过，江陵厂的炮弹都没有引信，打过来吓人是吓人，可无非是些会飞的铁丸子，没什么杀伤力。可是，无论如何，人家毕竟是大炮呀！你重大八一五最多只有重机枪，你的子弹反正够不着人家的眼皮子！你只能眼睁睁等着挨打：这使弟兄们心里很不平衡。虽然重大的广播每天也叫得厉害，要对岸的和平居民后撤，但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重机枪手们就出发了，开到江边阵地去作象征性还击，毫无实际意义地把子弹打得劈哩叭啦山响。每天看见牛高马大的武斗同学扛着重机枪，神气活现地在校园走过，大家都要向他们致以愉快的掌声，而枪手也很理解地腾出手来感谢致意。八月十四日这天，双方都发出威胁，要对方附近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而重大，这回是认认真真下了通知，实施灯火管制。校园很凄凉了，完全说不上节日气氛。

在三中召开的纪念大会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无非是主席讲话，大家捧场。据第37期《815战报》载，纪念大会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似的。重大一号勤务员周家喻以主席身份作中心发言，接着发言的，外地的，有清华414总部代表、新北大公社代表、西安交大红卫兵总部代表、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等等；本地当然更多，所有铁杆弟兄，都利用机会来这儿显示自己的团结和实力。

把开会地点改在三中，绝对是明智之举。当天——据我的日记记载：江陵厂确实“连续向我们开炮。打得很厉害。他们……声称，这是为我们鸣礼炮，我们也当真把这些炮当成礼花来看了，的确没有什么威力，只是吓人，我们倒喜欢看呢！”那天大会后，举行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八一五风暴》的演出，演员们绝对非常卖力，但满天的炮火似乎更有吸引力。日记记载的是，那天，我仅仅将演出看了一半就走了，我和几个同学专门跑到位置比较高的学生甲舍屋顶上去观战，看红通通的炮弹像急雨一般向电机系的教学大楼倾泻，炸出惊天动地的响声。我们看得如此有趣，直到天降大雨，我们才次第离去。

必须补充的是，就在我们回屋不久，嘉陵江对岸突然传来几声巨大而沉闷的炮响。重庆大学叫了很多天，要炮击江陵，只是在喇叭里叫叫而已。而八月十五日深夜，重大的炮队算是动真格了。这一回没有虚张声势。这一回可是真家伙。而且很准。事后知道，用的是真正的榴弹炮。而且是有引信的。而且是由专业人士指挥的。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的日记记载：我们“轰了他们三发榴弹炮，他们是受不了的”当时盛传，榴弹炮打得很准，江陵的一幢办公楼被打垮一半，死伤惨重——事实是，那一天对方确实被打懵了。对重大的炮击声确实哑了三天，直到818才又恢复。

几十年后，我从一份可以取信的资料上得知，那次炮击共打了九发炮弹，确实打坏了该厂的“围墙和办公大楼”“打死该厂工人周厚才、陈锋华和学生丁伯寿，打伤胡义衡等七人。”

六十年代初期，苏共头目赫鲁晓夫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现代战争里，士兵不过是等着挨打的一堆肉。当时苏共被明确定义为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中共理所当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对武器的作用嗤之以鼻。林彪的所谓“人的因素第一”、所谓“精神原子弹……比物质原子弹强得多，有用得多”，当是把这种“唯意志论”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但重庆的八月战争为我们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佐证：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没有先进武器，确实只能成为一堆等着挨打的肉。狠狠教训了江陵厂反到底弟兄的这门120榴弹炮从此成了八一五的英雄，哪儿紧急派往哪，哪儿需要就出发。八月十八日，调去攻打河运校重医学院、潘家坪，八月二十八日，调北碚歇马场炮击XXX部队（实际上是一个军校），三次共发射炮弹32发。所到之处，无坚不摧，屋残壁断，天崩地裂，真的个人心大快。只是半个月后，九月，我重到满目疮痍的杨家坪大街去独自徘徊，战事已经停歇，街两边向我涌来的无法回避的废墟，突然间又让我感到不知所措。

这门炮是“借”来的。炮兵学校和我们八一五关系不错，派一帮人去“抢”，对方半推半就，就“抢”来了——那时候八一五的武器大都是这样弄来的。大炮来之不易，很珍惜的，八一五战士白天把它藏在防空洞里，打的时候才拉出来。停战了，借来的东西得物归原主，送走它，哥儿们依依不舍。9月21日是送还日，301炮班的弟兄给炮口披红挂花，然后，一个个全副戎装，挨个儿和大炮站在一起照相留念。然后，敲锣打鼓将它送出学校，送回把它“抢”来的地方。

光有物质基础当然还是不行。硬件好还得软件妙。这就得承认人的因素了。几次炮战弹无虚发，打得如此专业水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每战均由炮校教官亲自指挥。这名教官叫X。名字中有一个字很生僻，故而在官方的文件里往往写错。

X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小伙子。就因为他参与了这几次炮战，事后清查文革劣迹，他不可避免地被清除出了军队。开始是到成都一个机械制造厂当工人，后不知何故又转到什么环保制造部门，后来又不知干什么，他干脆独个儿跑了南方。大约内地日子不好过吧，八十年代，他只身去广州开始了漫长无涯的闯荡。广州东站后面有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叫瘦狗岭，他就在那儿的小公路边搭个棚子惨淡经营，堆码些石材兜揽生意。他雇一个人守店，自己则成天开个摩托车到处攻关。店后面的山坡上是一片完全象贫民窟般的大杂院，他在那儿租了一个单间住宿。每次我到广州看他，两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恶卧长谈。有一回，他电告我说他弄到一部小轿车了，我到广州，他一定要开车来接我，我真以为他发了，很高兴。那一回，等他的小车开到了，一看，原来不知什么年代的伏尔加，周身油漆脱落，破败不堪，像是从垃圾堆中拣回的。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1989年，我一个亲戚从台湾回内地省亲，专程取道广州看我，这消息使他十分振奋。那些天，他什么生意都不做了，一早就用摩托车把我从瘦狗岭载进城，全天候地热心陪伴我亲戚游览、进餐。而且“叔叔”“婶子”地叫得十分熨贴。我亲戚夫妇都是极端虔诚的基督徒。每饭必祷告，感谢上帝赐福，如文革期间饭前必诵读毛语录一样。我和X暗自好笑：明明我们买单请饭，可他们不感谢我们，偏偏去感谢主赐宏恩，真他妈牛头不对马嘴。X很有耐心，私下对我说，别急，老弟！你等我用生意经去打败他的圣经！我说，这厮太顽固，你未必能成功。他依旧信心十足，说当初我们信仰毛思想不挺顽固么，现在如何？

亲戚离境的前一晚，他果然情真意切地对台湾来客说了：叔叔，大陆现在形势不错，可广大山区的贫下中农还困苦得很呢！他绘声绘色地告诉对人间事毫无兴趣的老夫妇，说山区有大量石料等待开采，而城市建设又急需石材，如果能帮助山区的农民弟兄开采石材，（一开采出来就是钱呢！），帮助他们致富，可是功德无量的善举呀！只是，他现在手头资金短缺，叔叔，您能否帮忙融资？

只懂得耶和華、摩西、路德、彼德的老夫婦如听天書，只因為撮了我們几頓飯，吃人嘴軟，只好客客氣氣敷衍一通，說是回台后一定向富有的教友宣傳。事實是，我親戚回了台灣便如泥牛入海，再無消息。X的陰謀破產了。他依舊过着拮据的、却依舊沒有屈服的日子的。

有一次，他曾到深圳我們公司來看過我。依舊背個書包，依舊一身工裝，不修邊幅。事后員工們非常不解，說：你不是說他怎么了得么？在廣州闖蕩这么多年，怎么還像个游擊隊長？我說：你們讀過巴爾扎克的《夏培上校》嗎？不管怎么样，他曾經在過去的时间里英雄過。只不過時代把他毀了。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当时，对方的情报工作一点是很出色的。对我们的炮的行踪非常清楚。八月十八日，大炮和X一起调去攻打河运校。当天晚上，江陵就恢复了对重大的炮击，日记载，对方“向我们展开了大规模轰击，估计打了三百多发炮弹，二舍、四舍和甲舍也都挨了炮”。我们那位备受尊敬的江教授韵和毛泽东的打油诗“弹洞灶房壁”，其灵感就源于那一晚的隆隆炮声。

日记说，那一晚炮弹呼呼地在我们编辑部头上飞。而我和另一位编辑，以“骂砸派”为重要嗜好的张国梁同学，已经呼呼入睡了。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